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九

衛次公　鄭絪子祗德 祗德子顥　韋處厚

崔羣　路隨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和雅弱冠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目為國器擢居上第恭選調禮部侍郎盧翰嘉

其才補崇文館校書郎改渭南尉次公善鼔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文歡意欲次公授之琹次公拒之由是終身未嘗捴絃嚴震之鎮興元辟為從事授監察轉殿中侍御史貞元八年徵為左補闕尋兼翰林學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昇遐時東宫疾恙方甚倉卒召學士鄭絪等至金鑾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衆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地居冡嫡内外繫心必不得巳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未巳絪等隨而唱

之衆議方定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絪同處內廷多所匡正轉司勳員外郎久之以本官知制誥賜紫金魚袋仍為學士權知中書舍人尋知禮部貢舉斥浮華進貞實不為時力所搖真拜中書舍人仍充史館修撰遷兵部侍郎知制誥復兼翰林學士與鄭絪善會鄭絪罷相次公左授太子賓客改尚書右丞兼判戶部事拜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請蠲錢三百萬人得蘇息政聞于朝徵為

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勲在王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遣之改尚書左丞恩顧頗厚上方命為相巳命翰林學士王涯草詔時淮夷宿兵歳久次公累疏請罷會有揵書至相詔方出憲宗令追之遂出為淮南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十月受代歸朝道次病卒贈太子少保年六十六謚曰敬次公自少入仕歴大寮節操趨尚始終如一為衆推重

子洙登進士第尚憲宗女臨真公主累官至給事中駙
馬都尉工部侍郎
鄭絪字文明父羡池州刺史絪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
大歷中有儒學髙名如張參蔣乂楊綰常衮皆相知重
絪擢進士第登宏詞授秘書省校書郎鄠縣尉張延賞
鎮西川辟為書記入除補闕起居郎兼史職無幾擢為
翰林轉司勲員外郎知制誥德宗朝在内職十三年小
心兢謙上遇之頗厚貞元末徳宗晏駕順宗初即位遺

詔不時宣下絪與同列衛次公密申正論中人不敢違及王伾王叔文朋黨擅權之際絪又能守道中立憲宗監國遷中書舍人依前學士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憲宗初勵精求理絪與杜黄裳同當國柄黄裳多所關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絪謙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為太子賔客出為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廣州刺史檢校禮部尚書以廉政稱為工部尚書轉太常卿又為同州

刺史長春宮使改東都留守入歷兵部尚書旋為河中節度使太和二年入為御史大夫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保絪以文學進恬澹踐歷華顯出入中外者踰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之稱而守道敦篤耽悅墳典與當時博聞好古之士為講論名理之游時人皆仰其耆德焉及文宗即位以年力衰耄累表陳乞遂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十月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子祇德祇德子顗登進士第結綬弘文館校書遷右拾遺内供奉詔

授銀青光祿大夫遷起居郎尚宣宗女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尚書郎給事中禮部侍郎典貢士二年振拔滯才至今稱之遷刑部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顥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時恩澤無對及宣宗棄代追感恩遇嘗為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憩于長興里第昏然晝寢夢與十數人納凉於別館館宇蕭灑相與聯句予為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不全記諸聯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

乃書之于楹私怪語不祥不敢言於人不數日宣宗不
豫廢朝會及宮車上僊方悟其事追惟顧遇續石門之
句爲十韻云閶闔流虹節歸軒出禁扃奔波陶畏景蕭
灑夢殊庭境象非曾到崇巖昔未經日車烏斂翼風動
鶴飄翎異苑人爭集涼臺筆不停石門霧露白玉殿莓
苔青若匪災先兆何當思入冥御爐虛仗馬華蓋負云
亭白日成千古金縢閟九齡小臣哀絶筆湖上泣青萍
未幾顥亦卒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萬監察御史為荆南節度參謀處厚本名淳避憲宗諱改名處厚幼有至性事繼母以孝聞居父母憂廬於墓次既免喪遊長安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元和初登進士第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授秘書省校書郎裴垍以宰相監修國史奏以本官充直館改咸陽縣尉遷右拾遺並兼史職修德宗實錄五十卷上之時稱信史轉左補闕禮部考功二員外早為宰相韋貫之所重時貫之以議兵不合旨出官

處厚坐友善出為開州刺史入拜戶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換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時張平叔以便佞詼諧他門擢進自京兆少尹為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戶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榷鹽舊法為弊年深欲官自糶鹽可富國強兵權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為利者返害為簡者至煩乃

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條件駁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荅其事遂寢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銀器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錄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修撰實錄未成許二人分日入内仍放常叅處厚俄又權兵部侍郎敬宗嗣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搆

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心頗
傷之乃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黜尚輕臣
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
擢在翰林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羣黨得志讒嫉大興
詢於人情皆甚歎駭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
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
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衍猶宜洗釁滌

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令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為太輕蓋曾叅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奸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為元載復讎盧杞為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聖明察臣愚懇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處厚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

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為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宫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寶歷元年四月羣臣上尊號御殿受冊肆赦李逢吉以李紳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蓋欲紳不受恩例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左降

官有不該恩澤者在宥之體有所未弘臣聞物議皆言
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節若如此則應是近年流貶
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敢不言李紳
先朝獎任曾在內廷自經貶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
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治長
縲紲仲尼選為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況
鴻名大號冊禮重儀天地百靈之所鑒臨億兆八紘之
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逢吉素無讎嫌與李

紳本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在至公伏乞聖慈察臣肝膽儻蒙允許仍望宣付宰臣應近年左降官並編入赦條令準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其事乃追改赦文紳方霑恩例處厚為翰林承旨學士每立視草慨會聖旨常奉急命於宣州徵鷹鷙及揚益兩浙索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為證帝皆可其奏寳歷季年急變中起文宗底綏内難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内惡必

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避諱遂奉藩教行焉是夕詔命制置及踐祚禮儀不暇責所司皆出於處厚之議及禮行之後皆叶舊章以佐命功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進爵靈昌郡公處厚在相位務在濟時不為身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初貞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别駕其在京百司當入别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以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行率以

儲寀王官雜補之皆豉服趨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及受代閑居者常數十人趨中書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謁繁於辭語及處厚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而清流不雜朝政清肅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相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常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為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㫬司且裴度元勲宿德歷輔四朝孜

致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賓易直良厚忠事先
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
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
此耶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
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
復令召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啓論處厚因對彰善
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裴度勲高望重為人盡心
切直宜久任可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敷奏人不

敢橫議俄而滄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疑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厚謂曰晉公以百口於上前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大懼自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又嘗以理財制用為國之本撰太和國計二十卷以獻李載義累破滄鎮兩軍兵士每有俘執多遣刳剔處厚以書喻之載義深然其旨自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遠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處厚居

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及馭轄待胥吏勁確嶷然不可奪質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僚請事畏惕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羣材往往棄瑕錄用亦為時所譏雅信釋氏因果晚年尤甚聚書踰萬卷多手自刊校奉詔修元和實錄未絶筆其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焉太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對造膝之際忽奏臣病作遽退文宗命中官扶出歸第一夕而卒年五十

六贈司空處厚當國柄二周歲啟沃之謀頗叶時譽咸
共惜之
崔羣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十九登進士第又
制策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元和初召為
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羣在内職常以讜言正論聞於
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
署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為故事自爾學士或惡
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

方允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為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内助將建儲貳命羣與澧王作讓表羣上言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之儀已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宫竟從其奏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充助修開業寺羣以為事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其所進羣前後所論多愜旨無不聽納遷禮部侍郎選拔才行咸為公當轉户部侍郎二年七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四年誅

李師道上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其子女俱在掖廷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羣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元兇其妻近屬儻獲寬宥實合弘煦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娘詔出於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沒掖廷並釋放其奴婢資貨皆復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

京兆府決殺長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羣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耄年乃曰朕将屈法赦長孺何如羣曰陛下仁惻即赦之當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勑即無及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羣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時憲宗急於盪寇頗奬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捃拾目為進奉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千貫羣議以為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請却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度支使皇甫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羣累疏其

奸邪甞因對面論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羣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𤣥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禄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鎛深恨之而憲宗終用鎛為宰相無何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加孝德兩字羣曰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為鎛所構憲

宗不樂出為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徵拜吏部
侍郎召見別殿謂羣曰我昇儲位知卿為羽翼羣曰先
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
制且曰能辦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
旨臣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洊旬授檢校兵部尚
書兼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初幽鎮
逆命詔授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寧軍節度副使領徐
州兵討伐羣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竟

寢不報智興自河北迴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闗延入羣為智興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書監分司東都未幾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復改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久之改檢校吏部尚書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使踰歲改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太和五年拜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冊贈司空羣有冲識精裁為時賢相清議以儉素之節其終不及厥初羣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

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羣弟于登進士官至郎署有令名子充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

路隨字南式其先陽平人高祖節高宗朝為越王府東閣祭酒曾祖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儆之仕終太子通事舍人父泌字安期少好學通五經尤嗜詩易左氏春秋能諷其章句皆究深旨博涉史傳工五言詩性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調與李益

韋綬等書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門郎屬德宗違難奉天泌時在京師棄妻子潛詣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為流矢所中裂裳濡血以策說渾瑊瑊深重之辟為從事瑊討懷光累奏為副元帥判官檢校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隨瑊與土蕃會盟于平涼因刧盟陷蕃在絶域累年棲心於釋氏之教為贊普所重待以賓禮卒於戎鹿貞元十九年吐蕃遺邊將書求和隨哀泣上疏頗允其請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諭旨朝廷懲

其宿詐僕吏要於後信訖數歲不報元和中蕃使復款塞隨復五猷封章請修和好又上書於宰執哀訴裴垍李藩皆恊力敷奏憲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復報聘乃特於詔中疏平涼陷蕃者名氏令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来朝遂以泌及鄭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錄至朝野傷歎憲宗憫之贈絳州刺史賜絹二百匹至葬日委所在官給喪事泌累贈太子少保泌陷蕃之歲随方在孩提後稍長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啼號坐必西嚮饌不

食內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終身不照鏡後以通經調授潤州恭軍為李錡所困使知市事隨脩然坐市中一不介意韋夏卿為東都留守聞而辟之由是聲名日振元和五年邊吏以訃至隨居喪益以孝聞服闋擢拜左補闕會李絳諷上納諫憲宗皇帝曰諫官路隨韋處厚章疏相繼朕常深用其言自是識者敬伏焉俄遷起居郎轉司勳員外郎自補闕至司勳員外皆充史館修撰穆宗即位遷司勳郎中賜緋魚袋與韋處厚同入翰

林為侍講學士採三代皇王興衰著六經法言二十卷奏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修憲宗實錄復命兼充史職敬宗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文宗即位韋處厚入相隨代為承旨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太和二年處厚薨隨代為相拜中書侍郎加監脩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録説禁中事頗切直内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隨進

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面
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刋正畢日
聞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筆削近見衛尉卿周居
巢諫議大夫王彦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等各
上章疏具陳刋改非甚便宜又聞班行如此議論頗衆
臣伏以史冊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
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
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令刋

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于數日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既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撾公之說皆多此比類難盡信書所冀睿鑒詳於聽言深宮愼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脩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悞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

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壻若遣

叅撰或致私嫌以臣旣職監脩盍令詳正及經奏請事

遂施行今者庶僚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

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旣迫羣議輒冐上聞縱臣果獲修

成必懼終為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己出元和之後已

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

録伏望條示舊記最錯悞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則冀

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

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宜
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盖
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刋去其他不要更修
餘依所奏四年轉門下侍郎加崇文館大學士七年兼
太子太師備禮冊拜表上史官所修憲宗穆宗實錄八
年辭疾不得謝會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隨不署奏
狀始為鄭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

察等使太和九年七月遘疾于路薨于揚子江之中流年六十冊贈太保謚曰貞隨有學行大度為諫官能直言在内庭匡益自寳歴初為承旨學士即叅大政以後十五年在相位宗閔德裕朋黨交興攘臂於其間李訓鄭注始終奸詐接武於其後而隨藏器韜光隆污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史臣曰衛次公鄭絪韋處厚崔羣路隨等皆以文學飾身致位崇極蕙之忠讜垂名簡書玆實有足多也絪有

其位有其時懷獨善之謀晦衆濟之道左遷非不幸也次公因獻捷之書惙已成之詔命也夫處厚危言切議振士友之急稱同列之善君子哉

賛曰衛鄭韋路兾之博陵文學政事為時所稱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考證

鄭絪傳爲河中節度使太和二年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保○沈炳震曰按本紀長慶元年鄭絪自東都留守遷吏部尚書二年爲太子少傅四年自兵部尚書復爲吏部尚書太和二年以吏部尚書改太子少保其間無爲河中節度使文而傳云太和二年自河中入爲御史大夫則當是寶歷中出鎮然本紀太和二年固無拜御史大夫文而河中自寶

歷元年至太和二年皆屬薛平又無遷代則絪未嘗為河中也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至六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潘　坦

謄録監生臣莊文煜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十

韓愈　張籍　孟郊　唐衢　李翱

宇文籍　劉禹錫　柳宗元　韋辭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

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奬勵大歷貞

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劾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奥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為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為其賔佐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宫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

貶為連州山陽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為國子博士遷都官員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為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為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晨入

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

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

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為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

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繇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於用行雖修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縻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幸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者摭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為江陵掾曹荊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鍔凡鄙近者鍔還省父愈為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

八月宰臣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為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吴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内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

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

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

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

觀昇入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茍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

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

祝不先莪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
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
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
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
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憲宗怒甚間一
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
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内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
伏乞稍賜寛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

為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
刺也愈為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乃
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為潮州刺
史愈至潮陽上表曰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
刺史即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
廣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踰月過海
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
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

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
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
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
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
暫廢實為時輩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
於論述陛下功徳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
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
之偉績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

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隷外順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躬親聽斷干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廵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

薄伎於從官之内隷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鎛惡愈狷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大狂踈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

鱷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産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
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
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
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况揚州之境刺史縣令
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
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睅然不
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麞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
爭為長刺史雖駑弱安肯為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

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為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咒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袁州之俗男女隸於人者踰約則沒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沒男女歸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許隸人十五年徵為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殺田弘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鎮州宣諭

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叅為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勑仍不臺叅紳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為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為兵部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叙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為兵部侍郎愈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

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
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
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
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
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奬仁義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
孤女僅十人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
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
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

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為之序子昶亦登

進士第

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為古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

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稱處士李翺分司洛中與之遊薦於留守鄭餘慶辟為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為

忘形之契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為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

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甞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為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左拾遺白居易遺

之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尚書叱盜時大夫死兇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為名流稱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

李翺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叅軍翺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為文尚氣質貞元十四年登進

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録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十四年太常丞王涇上䟽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議議者以開元禮太廟每歲礿祠蒸嘗臘凡五享天寶末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饌令宫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為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比之大祠翺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時祭禴祠蒸嘗漢氏皆雜而用之盖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

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詞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陵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

今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其子違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芰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陳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得以為祭乎且

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
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
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
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脩時享以申追慕尚饗祝辭也前
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
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
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
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

以弓矢既𡾊禮樂為大故下百寮可得詳議臣等以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瀆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知禮者是之事竟不行翶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執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次不遷翶以史官記事不實奏

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依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為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

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為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尋權知職方員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並兼史職翺與李景儉友善初景儉拜諫議大夫舉翺自代至是景儉貶黜七月出翺為朗州刺史俄而景儉復為諫議大夫翺

亦入為禮部郎中翺自負辭藝以為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翺心不自安乃請告滿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太和初入朝為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滄州軍前宣諭翺嘗賛成此行柏耆尋以擅入滄州得罪翺坐謬舉左授少府少監俄出為鄭州刺史五年出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使七年改

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為刑部侍郎九年轉户部侍郎七月檢校户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於鎮謚曰文

字文籍字夏龜父滔官卑少好學尤通春秋竇羣自處士徵為右拾遺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進士第宰相武元衡出鎮西蜀奏為從事以咸陽尉直史館與韓愈同修順宗實録遷監察御史王承宗叛詔捕其弟駙馬都尉承系其賔客中有為悮識者又蘇表以破淮西策干

宰相武元衡元衡不用以籍舊從事令召表訊之籍因
與表狎元衡怒坐貶江陵府戶曹參軍至任節度使孫
簡知重之欲令兼幕府職事籍辭曰籍以君命譴黜亦
當以君命升假榮偷奬非所願也後考滿連辟藩府入
為侍御史轉著作郎遷駕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與韋處
厚韋表微路隨沈傳師同修憲宗實錄俄以本官知制
誥轉庫部郎中太和中遷諫議大夫專掌史筆罷知制
誥籍性簡澹寡合耽玩經史精於著述而風望峻整為

時輩推重太和二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九贈工部侍郎子臨大中初登進士第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漵仕歷州縣令佐世以儒學稱禹錫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辭科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從佑入朝為監察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宫用事後輩務進多附麗之禹錫尤為叔文知奬以宰相器待之

順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誥皆出於叔文引禹
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
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使判官頗怙威權中傷端士
宗元素不悅武元衡時武元衡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
庶子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羣即日
罷官韓臯憑藉貴門不附叔文黨出為湖南觀察使既
任喜怒凌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
劉柳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地居西

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初禹錫宗元等八人犯衆怒憲宗亦怒故再貶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執政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會程异復掌轉運有詔以韓臯及禹錫等為遠郡刺史屬武元衡在中書諫官十餘人論列言不可復用而止禹錫積歲

在湘澧間鬱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徙五谿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内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密啟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

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鍾祉四葉以是相較神可誣乎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劉禹錫有母年八十餘今播州西南極遠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則與此子為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憲宗曰夫為人子每事尤須謹慎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

於他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乃改授連州刺史去京師又十餘年連刺數郡太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徵還拜主客郎中禹錫銜前事未已復作遊玄都觀詩序曰予貞元二十一年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如爍晨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

年得為主客郎中重遊玆觀蕩然無復一樹唯兎葵燕麥動揺於春風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其前篇有玄都觀裏桃千樹總是劉郎去後栽之句後篇有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錫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太和中度在中書欲令知制誥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悦累轉禮部郎中集賢院學士度罷知政事禹錫求分司東都終以恃才褊心不得久處朝列六月授蘇州刺史就賜金紫

秩滿入朝授汝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争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於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来日尋筆硯同和贈荅不覺滋多太和三年春以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率然口號者不在

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勒成兩軸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男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文集予頃與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甞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為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一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

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秘藏而已其為名流許與如此夢得嘗為西塞懷古金陵五題等詩江南文士稱為佳作雖名位不達公卿大寮多與之交開成初復為太子賓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滿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會昌二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一贈戶部尚書子承雍登進士第亦有才藻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祖奭高宗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宗元少聦警絶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搆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温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為邵州刺史在道再

貶永州司馬旣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
鬱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為之
悽惻元和十年例移為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
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
為郡蠻方西南絶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
異方便為永訣吾於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
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
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

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逺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為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義之

韋辭字踐之祖召卿洛陽丞父翃官至侍御史辭少以兩經擢第判入等為秘書省校書郎貞元末東都留守

韋夏卿辟為從事後累佐使府皆以參畫稱職元和九年自藍田令入拜侍御史以事累出為朗州刺史再貶江州司馬長慶初韋處厚路隨以公望居顯要素知辭有文學理行亟稱薦之擢為戶部員外轉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糴使尋為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鹽鐵副使轉吏部郎中文宗即位韋處厚執政且以澄汰浮華登用藝實為事乃以辭與李翺同拜中書舍人辭素無清藻文筆不過中才然處事端實游官無黨與李翺特

相善俱擅文學高名踈達自用不事檢操處厚以漱時用頗不厭公論辭亦倦於潤色若求外任乃出為澧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在鎮二年吏民稱治太和四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散騎常侍

史臣曰貞元太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隳素業故君子羣而不

黨戒懼慎獨正為此也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遑遑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楊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贊曰天地經綸無出斯文愈翺揮翰語切典墳犧雞斷尾害馬敗羣僻塗自噎劉柳諸君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考證

韓愈傳韓愈字退之昌黎人○臣宗萬按退之自稱曰昌黎李白作愈父仲卿武昌去思碑云南陽人攷元和姓纂云南陽赭陽頹當元孫騫避王莽亂因居之新書宰相世系表云河南尹騫居堵陽者堵音後魏中郎頡子播徙昌黎棘城然則韓氏初徙南陽之堵陽後徙昌黎之棘城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一曰河内修武即左傳晉啟南陽是一曰南陽堵陽即韓騫所

徙南陽郡在唐屬鄧州故新書以爲鄧州南陽人此云昌黎人又李翺作愈行狀亦云昌黎蓋據韓氏自稱也

宫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山陽令○臣宗萬按愈文集祭張署文有云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又連州無山陽顯屬傳寫之訛當從新書作陽山復按程敏道韓文公歴官記貞元十九年遷監察御史是年京師旱民飢詔蠲

租半有司徵求反急愈與同列張署李方叔上疏言狀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洪興祖曰公陽山之貶寄贈三學士詩叙述甚詳而皇甫持正作公神道碑亦云因疏關中旱飢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飢狀與詩正合況皇甫持正從公遊者不應公嘗疏宮市而不及之也据此則愈之貶陽山由言狀旱飢矣然兩書皆言論宮市而貶紀又闕愈貶官文而所上之

疏亦復不傳無從質證或者宮市與旱飢兼論史止據其一事也

孟郊傳。新書云年五十得進士第調遷溧陽尉舊書不載

李翺傳不視朝。朝字誤朔今改正

會昌中卒于鎮。沈炳震曰案文宗紀開成元年殷侑拜山南東道自此至會昌又易數人非翺至會昌時猶為山南東道也當作開成為是

劉禹錫傳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原本于復遇夢得下重夢得二字於文之神妙上又脫夢得二字詩又誤作是今俱從長慶集本改正

柳宗元傳曾伯祖奭○ 臣宗萬按文安禮柳宗元年譜云子厚有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云曾伯祖諱奭字子燕則奭於侍御史為曾伯祖於子厚為高伯祖矣新舊史子厚傳及韓退之子厚墓誌皆云曾伯祖恐

誤又按新書宰相世系表云顗字子燕與神道表同而列傳則云字子卲不知何所据也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十一

李光進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襲雞田州

刺史隷朔方軍光進姊適舍利葛旃殺僕固瑒而事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光進兄弟少依葛旃因家于太原光進勇毅果敢其武藝兵略次于葛旃肅宗自靈武觀兵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兩京累有戰功至德中授代州刺史封范陽郡公食邑二百户上元初郭子儀為朔州節度以軍討大同横野清夷范陽及河北殘寇用光進為都知兵馬使尋遷渭北節度使永泰初進封武威郡王大歷四年檢校户部尚書知省事未幾又轉檢校刑

部尚書兼太子太保是歲冬十月葬母於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内士庶觀者如堵元和四年王承宗反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為步都虞候戰於木刀溝光進有功六年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充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使詔以光進夙有誠節克著茂勲賜姓李氏其弟光顔除洺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兄弟恩澤同時人皆歎異八年遷靈武節度使光進嘗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收河中皆有功

前後軍中之職無所不歷中丞大夫悉曾兼帶先是救易定之師光進光顔皆在其行故軍中呼光進為大大夫光顔為小大夫十年七月卒光進兄弟少以孝睦推於軍中及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室光顔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始娶光顔使其妻奉管籥家籍財物歸於其姒光進命反之且謂光顔曰新婦逮事母嘗命以主家不可改也因相持泣良久乃如初卒時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光顔與兄光進以葛旃善騎射兄弟

自幼皆師之葛旃獨許光顏之勇健已不能逮及長從
河東軍為裨將討李懷光楊惠琳皆有功後隨高崇文
平蜀搴旗斬將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自憲宗元和
巳來歴授代洺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九年將討淮蔡
九月遷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踰月遷忠武
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會朝廷徵天下兵環申蔡而
討吴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於是引兵臨
溵水抗洄曲明年五月破元濟之師於時曲初賊衆晨

壁光顔之壘而陣光顔不得出乃自毁其柵之左右出騎以突之光顔將數騎冒堅而衝之出入者數四賊衆盡識矢集於身如蝟其子攬光顔馬鞅止其深入光顔舉刃叱之乃退於是人争奮躍賊乃大潰死者數千人捷聲至京師人人相賀時伐蔡之師大小凡十餘鎮自裴度使還唯奏光顔勇而知義終不辱命至是果立功焉是歲十一月光顔又與懐汝節度烏重胤同破元濟之衆於小㵐河平其柵初都統韓弘令諸軍齊攻賊城

賊又徑攻烏重胤之壘重胤禦之中數槍馳請救於光顏光顏以小潡橋賊之堡也乘其無備使田頴宋朝隱襲而取之乃平其城塹由是克救重胤韓弘以光顏違令取頴及朝隱將戮之頴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畏弘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令即往釋頴及朝隱弘及光顏迭以表論憲宗謂弘使曰頴等違都統令固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

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収來效及以詔諭弘弘不恱十一年光顔連敗元濟之衆拔賊凌雲柵憲宗大恱賜其告捷者奴婢銀錦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光顔敗元濟之衆三萬于郾城其將張伯良奔于蔡州殺其賊什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聯皆畫雷公符仍書云速破城北軍尋而郾城守將鄧懐金請以城降光顔許之而収郾城初鄧懐金以官軍圍青陵城絶其歸路懐金懼謀於郾城令董昌齡昌齡母

素誠其子令降昌齡因此勸懐金歸欵于光顔且曰城中之人父母妻子皆質于蔡州如不屈而降則家盡屠矣請來攻城我則舉烽求救救兵將至官軍逆擊之必敗此時當以城降光顔從之賊果敗走於是昌齡執印帥吏列于門外懐金與諸將素服倒戈列於門内光顔受降乃入羅城其城自壊五十餘步時韓弘為汴帥驕矜倔强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光顔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

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顔冀一見悦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造光顔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俟命光顔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顔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顔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顔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顔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

月下令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為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廻謂使者曰為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兵衆之心彌加激勵及裴度至行營率賓從於方城滃口觀板築五溝賊遽至注弩挺刃勢將及度光顏決戰於前以却之時光顏預慮其來先使田布以二百騎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度方獲免布又先扼其溝中歸

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墜壓而死者千餘人是日微光顏之救度幾陷矣是月賊知光顏勇冠諸將乃悉其衆出當光顏之師時李愬乘其無備急引兵襲蔡州拔之獲元濟董重質棄洄曲軍入城降愬光顏知之躍馬入賊營大呼以降賊衆萬餘人皆解甲投戈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顏於居第賜芻米二十餘車憲宗又御麟德殿召對賜金帶錦綵朝廷東討李師道授光顏義成軍節度使至鎮尋赴行營數旬之

內再敗賊軍於濮陽殺戮數千人進軍深入十四年西

蕃入寇移授邠寧節度使時鹽州為吐蕃所毀命李文

悅為刺史令光顏充勾當修築鹽州城使仍許以陳許

六千人隨赴邠寧是歲吐蕃侵涇原自田縉鎮夏州以

貪猥侵撓党項羌乃引吐蕃入寇及蕃軍攻涇州邊將

郝玼血戰始退初光顏聞賊攻涇州料兵赴救邠師喧

然曰人給五十千而不識戰陣彼何人也常額衣資不

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憤聲恟恟不可遏光顏素得

士心曲為陳說大義言發涕流三軍感之亦泣下乃忻
然即路擊賊退之穆宗即位就加特進仍與一子四品
正員官尋詔赴闕賜開化里第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穆宗以光顏功冠諸將故召赴闕讌賜優給已而帶
平章復鎮所以報勲臣也長慶初遷鳳翔節度使依前
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末復授許州節度使
朝廷以光顏昔鎮陳許頗得士心將討鎮冀故有此拜
赴鎮日宰相百寮以故事送别於章敬寺穆宗御通化

門臨送之賜錦綵銀器良馬玉帶等物二年討王廷湊命光顔兼深州行營諸軍節度使光顔既受命而行懸軍討賊艱於饋運朝廷又以滄景徳棣等州俾之兼管以其鄰賊之郡可便飛輓光顔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悉棄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討賊無功而赦廷湊四年敬宗即位正拜司徒汴州李㝏逐其帥叛詔光顔率陳許之師討之營于尉氏俄而誅㝏遷太原尹北京留

守河東節度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仍於正衙受册司徒兼侍中二年九月卒年六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忠

烏重胤潞州牙將也元和中王承宗叛王師加討潞帥盧從史雖出軍而密與賊通時神策行營吐突承璀與從史軍相近承璀與重胤謀縛從史於帳下是日重胤戒嚴潞軍無敢動者憲宗賞其功授潞府左司馬遷懷州刺史兼充河陽三城節度使會討淮蔡用重胤壓境

仍割汝州隸河陽自王師討淮西三年重胤與李光顔

犄角相應大小百餘戰以至元濟誅就加檢校尚書右

僕射轉司空蔡將有李端者過溵河降重胤其妻為賊

束縛於樹臠食至死將絶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

得人心如此元和十三年代鄭權為横海軍節度使既

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畧可見盖刺

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

兵則節將雖有禄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為叛哉所

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秖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縣請却廢為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詔並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及屯軍深州重胤以朝廷制置失宜賊方憑凌未可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怠於誅叛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胤檢校司徒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復以本官為天平軍節

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李同捷據滄州請襲父位朝廷不從議者慮狡童拒命欲以重臣代乃移鎮兖海加太子太師平章事俾兼領滄景節度仍舊割齊州隷之蓋望不勞師而底定制出旬日重胤卒贈太尉重胤出自行間及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賓僚禮分同至當時名士咸願依之身殁之日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為祭酹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子漢弘嗣起復授左領軍衛將軍漢弘

上表乞終服紀文宗嘉詔從之服闋方授官

王沛許州人年十八有勇決許州節度使上官涚奇其才以女妻之署為牙門將及涚卒子壻田偁迫脅涚子欲邀襲位懼監軍使不順其事將結謀伏兵以圖之沛竊知其謀密告監軍因盡擒其黨於伏匿之所監軍范日用以其事聞德宗乃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總統其軍賜沛手詔令護涚之子赴上都既至召見德宗謂之曰據卿忠義寵宜加等但昌裔所奏秪請加監察御

史朕意殊為不足卿速歸便宣付昌裔更令奏來遂驛騎而還未至許州拜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依前本職吳元濟反李光顏受命攻討竒沛節槩署行營兵馬使别統勁兵屯於近郊及軍合連破蔡寇頻詔進軍諸將觀望無敢先渡溵河沛率兵五千夜渡溵河合流口經扼賊喉而成城自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渡犄角進攻郾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賊將鄧懐金率衆面縛而降蔡賊平沛隨李光顏入朝光顏具陳沛功加

御史大夫旣還鎭光顔受詔討鄆寇及李師道誅詔分許州兵戍于邠以沛爲都將救鹽州擊退吐蕃以功加寧州刺史遷陳州李㝏反詔沛兼忠武節度副使率師討㝏㝏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遷兖海沂密節度觀察等使此邦新造人情獷驁沛明申法令選蒐軍政朞年大理明年改檢校工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卒于鎭贈右僕射子逢逢少沉勇從父征伐有功爲忠武都知兵馬使太和中入宿衛歴諸衛將軍從

石雄劉沔破廻紇于天德性果決用法嚴其時有二千人不上陣官賜賞給逄皆不與或非之逄曰健兒向前冒白刃若無功而賞其如冒刃者何王宰攻劉稹逄領陳許七千人屯翼城代田令昭賊平檢校左散騎常侍累遷至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李珙山東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讀書唯以弓馬為務長六尺餘氣貌魁岸嘗詣澤潞謁李抱真異之將選為牙門將旋以酒酣使氣復欲棄之都將王虔休謂抱

真曰李珙奇士也若不能用不如殺之無為他人所得抱真死虔休為帥乃依虔休累為昭義大將吐突承璀之擒盧從史烏重胤實預其謀珙初不知將救從史聞重胤受朝旨乃觀望不進重胤以此德之後領河陽乃置於麾下然朝廷以與從史厚善竟出為北邊一校元和十年征淮西重胤懇表為諸道行營都虞候詔特從之俄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右武衛上將軍長慶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

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驍勇善戰自王師討淮西祐為行營將每抗官軍皆憚之元和十二年為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膽畧釋其死厚遇之推誠定分與同寢食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人有耳屬於外者但屢聞祐感泣聲而軍中以前時為祐殺傷者多營壘諸卒會議皆恨不殺祐愬以衆情歸怨慮不能全因送祐於京師乃上表救之憲宗特恕遂遣祐賜愬愬大喜即以三千精兵付之祐所言無有所疑竟以祐破蔡擒元濟以功

授神武將軍遷金吾將軍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寳歷初入為右金吾大將軍尋以吐蕃入寇出為涇州刺史涇原節度使太和初討李同捷遷檢校户部尚書滄州刺史滄德景節度使太和三年五月卒

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壻也性勇悍識軍機善用兵及元濟拒命重質又為謀主領大軍當王師連歲不拔皆重質之謀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淮

西至郾城元濟乃悉發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質而拒

度時李愬乘虛入蔡既擒元濟重質之家在蔡愬乃安

卹之仍使其子持書禮以召重質重質見其子知城已

陷及元濟因窘之狀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

揖登堦以賔禮與之食憲宗欲殺之愬奏許以不死而

來降請免之且乞於本軍驅使於是貶春州司戶參軍

明年轉太子少詹事委武寧軍収管驅使仍加金紫十

五年徵入授左神武軍將軍知軍事兼御史中丞仍賜

金帛與有功者等尋授鹽州刺史又遷左右神策及諸道紉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太和四年又轉夏綏銀宥節度使五年就加檢校工部尚書重質訓兵立法羌戎畏服八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

楊元卿祖子華德州安陵縣丞父寓申州鍾山縣令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畧及冠尚漂蕩江嶺之表縱遊放言人謂之狂生時吳少誠專蔡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謁見署以劇縣旋辟為從事奏授試大理評事亦事少

陽後奏轉監察裏行因上奏宰相李吉甫深加慰納自是一歲或再隨奏至京師元卿每與少陽言諭以大義乃為兇黨所構賴節度判官蘇肇保持故免元卿潛奏朝廷內耗少陽之事及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說曰先尚書性忝諸將皆饑寒今須布惠以自固也府中有無元卿熟知之曷若散聘諸道卑辭厚禮以丈人行呼羣帥庶幾一助而諸將大獲矣元卿願將留後表上聞朝廷安得不從哉元濟許之元卿即日離蔡以賊勢

盈虛條奏潛請詔諸道拘留使者及元濟覺元卿妻陳氏并四男並為元濟所殺同圬一射垜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被害詔授元卿岳王府司馬尋遷太子僕射元和十三年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禄少卿初朝廷比令元卿與李愬會議於唐州東境選要便處權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健有歸順者便準勑優恤必令全活既而召見元卿遽奏請借度支錢及言事頗多不合旨宰相裴度亦以諸將討賊三年功成在旦暮

如更分土地與元卿即恐相侵生事故罷前命而改授馬是歲既平淮西元卿奏曰淮西甚有寳貨及犀帶臣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本討賊為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之得矣寳貨犀帶非所求也勿復此言是月詔授左金吾衛將軍未幾改汾州刺史復徵為左金吾衛將軍長慶初易置鎮魏守臣元卿詣宰相深陳利害并見表其事後穆宗感悟賜白玉帶旋授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州刺史涇原渭節度觀察等使兼充四鎮北庭行

軍元卿乃奏置屯田五千頃每屯築牆髙數仞鍵閉牢
密卒然寇至盡可保守加檢校工部尚書營田成復加
使號居六年涇人論奏為立德政碑移授懐州刺史充
河陽三城節度觀察等使太和五年就加檢校司空進
階光禄大夫以其營田納粟二十萬石以裨經費故也
是歲改授汴宋亳觀察等使凡所廢置皆有弘益詔並
從之年七十寢疾歸洛陽詔授太子太保是歲八月卒
廢朝三日贈司徒元卿始以毁家効順累授方鎮然性

險巧所至好聚斂善結交涇人得情亦由此也子延宗開成中為磁州刺史坐謀逐河陽節度使以自立為其黨所告臺司推鞫得實誅之

劉悟正臣之孫也正臣本名客奴天寶末禄山叛平盧軍節度使栁知晦受賊偽署客奴時職居牙門襲殺知晦馳章以聞授平盧軍節度使賜名正臣悟少有勇力叔逸准為汴帥積緡錢數百萬於洛中悟輙破扃鐍悉盜用之既而懼亡歸李師古始亦未甚知後因擊毬馳

突衝師古馬仆師古怒將斬之悟猛以氣語押觸師古
師古奇而免之因令管壯士將後軍累署牙門右職奏
授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兼監察御史元和末憲宗既
平淮西下詔誅師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而數促悟戰
悟未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巳乃偽疾不出令
都虞候往迎之使者亦果以誠告其人云奉命殺悟以
代悟都虞候即時先還悟劾之得其實乃召諸將與謀
曰魏博田弘正兵強出戰必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

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為所驅迫使就其死何
如殺其來使整戈以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為富貴耶衆
咸曰善唯都將所命悟於是立斬其使以兵取鄆圍其
内城兼以火攻其門不數刻擒師道并男二人並斬其
首以獻擢拜悟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
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賜實封五百户錢二萬貫莊宅各
一區十五年正月入覲又加檢校兵部尚書餘如故穆
宗即位以恩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是歲十月移鎮澤

潞旋以本官兼平章事長慶元年幽州大將朱克融叛囚其帥張弘靖朝廷求名将以鎮漁陽乃加悟檢校司空平章事充盧龍軍節度使悟以幽州方亂未克進討請授之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澤潞節度拜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傅依前平章事時監軍劉承偕頗恃恩權常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為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牙門殺其二僕欲并

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朝廷不獲已貶承偕自是悟頗縱
恣欲効河朔三鎮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
求援往往奏章論事辭旨不遜寳歴元年九月病卒贈
太尉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纉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
射李絳以澤潞内地與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宰相李
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為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
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散騎
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觀察等

留後二年加金吾上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等使文宗即位進檢校司空六年十二月入覲七年春歸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李訓事敗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禍時涯兼掌邦計雖不與李訓同謀然不自異於其間既死非其罪悟素德涯之私恩心頗不平四上章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深憚之是時中官頗横天子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頼從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先是有蕭洪者詐稱太后弟因仇士良保

任許之厚賂及洪累授方鎮納賂不滿士良之志士良怒遣人上書論洪非太后之親又以蕭本者為太后弟從諫深知内官之故乃自潞府飛章論之曰臣聞造偽以亂真者匹夫知之尚不可況天下皆知乎執疎以為親者在匹夫之家尚不可況處大國之朝乎臣受國恩深奉公心切知有此失安敢不言伏唯皇帝陛下仁及萬方孝敦九族而推心無黨唯理是求徵臣所以不避直言切論深事伏見金吾將軍蕭本稱是太后親弟受

此官榮今喧然國都迨聞藩府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真蕭本是偽臣傍聽衆論遍察羣情咸思發明以正名分今年二月其蕭弘投臣當道求臣上聞自言比者福建觀察使唐扶及監軍劉行立具審根源巳曾論奏其時屬蕭本得為外戚來自左軍臺司既不敢研窮聖意遂勒還鄉里自兹議論轉益沸騰臣亦令潛問左軍摧論大體而士良推至公之道發不黨之言盖蕭本自度孤危妄有憑恃伏以名居國舅位列朝班而

真僞不分中外所耻切慮皇太后受此罔惑已有恩情若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伏乞追蕭弘赴闕與蕭本對推細詰根源必辨真僞詔令三司使推按帝以二蕭雖詐託名太后之宗不欲誅之俱流嶺表從諫進位檢校司徒會昌三年卒大將郭誼等匿喪用其姪稹權領軍務時宰相李德裕用事素惡從諫之姦回奏請劉稹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稹竟叛德裕用中丞李回奉使河朔説令三鎮加兵討稹乃削奪稹官命徐許滑孟魏

鎮幽并八鎮之師四面進攻四年郭誼斬稹傳首京師從諫妻裴氏初稹拒命裴氏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為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効李丕背恩走投國家子母為託故悲不能已也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稹死裴亦以此極刑稹族屬昆仲九人皆誅

劉沔許州牙将也少事李光顔為帳中親将元和末光顔討吳元濟常用沔為前鋒蔡将有董重質者守洄曲

其部下乘騾即戰號騾子軍最為勁悍官軍常警備之
沔驍銳善騎射每與騾軍接戰必冒刃陷堅俘馘而還
故忠武一軍破賊第一淮蔡平隨光顔入朝憲宗留宿
衛歴三將軍歴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在西北邊累
立奇効太和末河西党項羌叛沔以天德之師屢誅其
酋渠移授振武節度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單于大都護
開成中党項雜虜大擾河西沔率吐渾契苾沙陁三部
落等諸族萬人馬三千騎徑至銀夏討襲大破之俘獲

萬計告捷而還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會昌初迴紇部飢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至漠南求食過杷頭峰犯雲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地控扼諸戎乃移沔河東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太原尹北京留守詔與幽州張仲武協力招撫迴鶻竟破虜寇迎公主還宫以功進位檢校司空尋改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四年潞帥劉從諫卒子稹匿喪擅主留務要求旌鉞武宗怒命忠武節度使王宰徐州節度李彥佐等克潞府西南面招撫使

遂復授沔太原節度充潞府北面招討使沔與張仲武不協方徵兵幽州乃移沔為鄭滑節度使進位檢校司徒既而以疾求歸洛陽授太子太保卒初沔為忠武小校從李光顔討淮西為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卧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雙光在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常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息五年李德裕出鎮罷沔為太子太保

明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石雄徐州牙校也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以雄為右廂捉生兵馬使勇敢善戰氣凌三軍自智興以兵臨賊境率先收棣州雄先驅渡河前無堅陣徐人伏雄之撫待惡智興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興以軍在賊境懼其變生因其立功請授一郡刺史朝廷徵赴京師授壁州刺史智興尋殺雄之素相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搖動軍情請行誅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長流白州太和中

河西党項擾亂選求武士乃召還隷振武劉沔軍為裨將累立破羌之功文宗以智興故末甚提擢而李紳李德裕以崔羣舊將素嘉之會昌初迴鶻寇天德詔命劉沔為招撫迴鶻使三年迴鶻大掠雲朔北邊牙於五原沔以大原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觀其所為氣凌我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虜帳彼以疾雷之勢不暇枝

梧必棄公主亡竄事苟不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受教自選勁騎得沙陁李國昌三部落兼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氊車數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諜者訊之曰何大人虜曰此公主帳也雄喻其人曰國家兵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家國也須謀歸路俟兵合時不得動帳幕雄乃大率城内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爲十餘門遲明城上立旗幟炬火

乃於諸門縱其牛畜鼓譟從之直犯烏介牙帳炬火燭天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太原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防禦等使雄沉勇徇義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特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累遷檢校左僕射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俄而昭義劉從諫

卒其子積擅主軍務朝議問罪令徐帥李彦佐為潞府西南面招撫使以晉州刺史李丕為副時王宰在萬善柵劉沔在石會相顧未進雄受代之翌日越烏嶺破賊五砦斬獲千計武宗聞捷大悦謂侍臣曰今之義而有勇罕有雄之比者雄既率先破賊不旬日王宰收天井關何弘敬王元逵亦收磁洺等郡先是潞州狂人折腰於市謂人曰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捕而誅之及積危蹙大將郭誼密欵請斬積歸朝軍中疑其詐雄倡言曰

賊稹之叛郭誼為謀主今請斬稹即誼自謀又何疑焉
武宗亦以狂人之言詔雄以七千兵受降雄即徑馳潞
州降誼盡擒其黨與賊平進加檢校司空王宰智興之
子於雄不足雄以轅門子弟善禮之然討潞之役雄有
始卒之功宰心惡之及李德裕罷相宰黨排擯雄罷鎮
既而聞德裕貶發疾而卒
史臣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蒙輪拔距之材拉虎抳熊
之力要當以義終始好謀而成而阿跌昆仲禀氣陰山

卒多令範讓家權於主婦拒美妓於姦臣章武恢復之功義師之効也重眉忠於事上仁於撫下淮蔡之役勲亞光顏殿邦之臣也不可多得王沛之擒傣堉李祐之執賊渠皆因事立功轉禍為福智則智矣仁者不為而劉悟自恃太尤世邀纘襲至於赤族報亦晚耶雄沔負羽邊城聲馳沙漠奉迎貴主摧破昆戎不亦壯乎雄能感於已知不為無義美哉

贊曰淮鄆秪平義將輸誠二凶受縛亦其同惡毀義棄

忠必殄爾宗孰稱善將劉沔石雄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一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一考證

李光進傳肅宗自靈武觀兵至觀者如堵。臣酉按肅宗去憲宗閲世者五光進薨于元和七年其不及從郭子儀破賊也明矣此乃光弼弟光進事錯簡於此

石雄傳遷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沈炳震曰按紀雄拜河中在劉稹既平之後非從諫未死之前當從新書在下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一考證